

說

苑

一





苑

說

J  
17.8  
1,526

(一)

撰 向 劉  
校 滢 以 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  
目錄

# 說苑新敘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罍。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禴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卽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乘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狗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 向著

新城楊以滢校

##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弱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矣。之牧。教有不得者。與可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體方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

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筮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恟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筮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綽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原书缺页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擢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汭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

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遭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句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句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徒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十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鼫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鼫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鼫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蕪。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

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 說苑卷二

##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

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迕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驪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頤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其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棹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棹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

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驚馬。以事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鷓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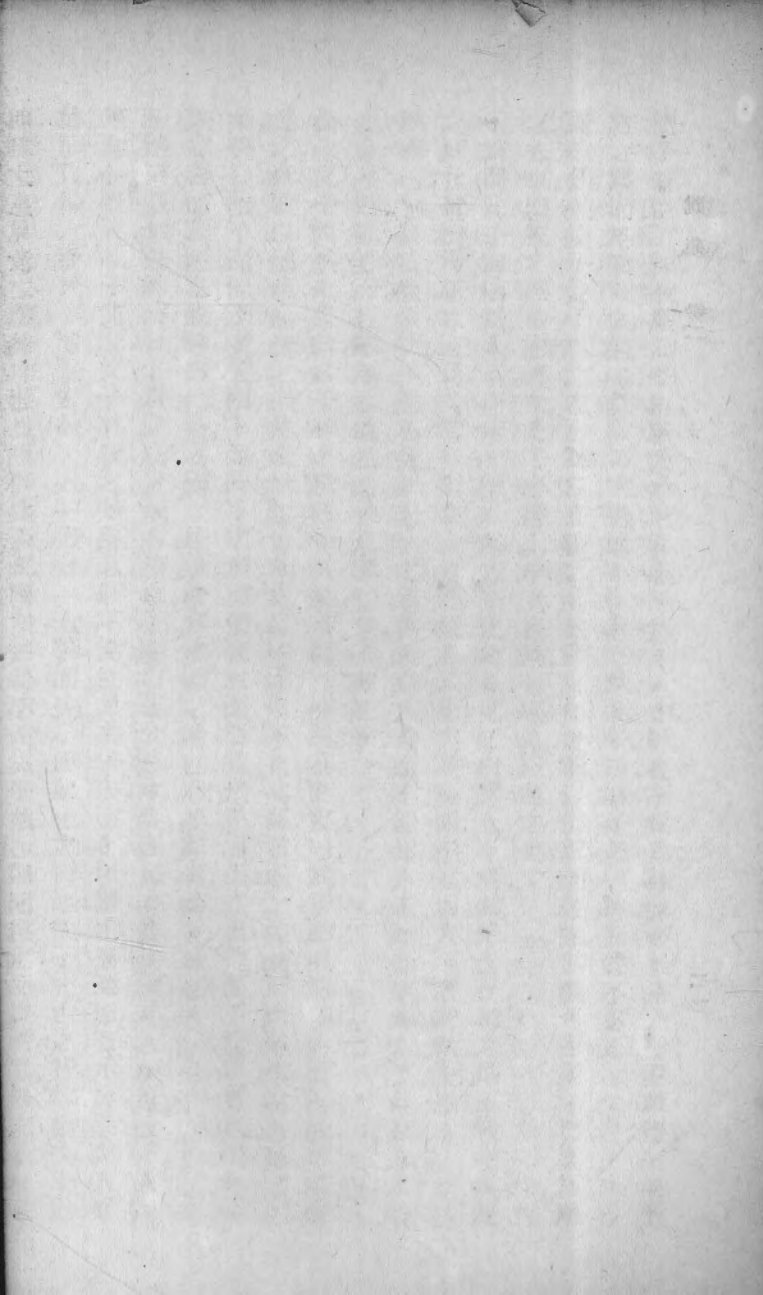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懇。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壺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可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原书缺页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原书缺页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力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節也。近而適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潑注焉。膏滯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宵旰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者。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間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斲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極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燠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 說苑卷四

##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勸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勸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糲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



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關矣。宣子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梓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代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問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問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廂而哭之。華舟後息。

杵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善人曰子毋死與子同宮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隴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困於圍左穀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穀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穀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穀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殉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胛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袿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袿衣將入鼎。佛胛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賸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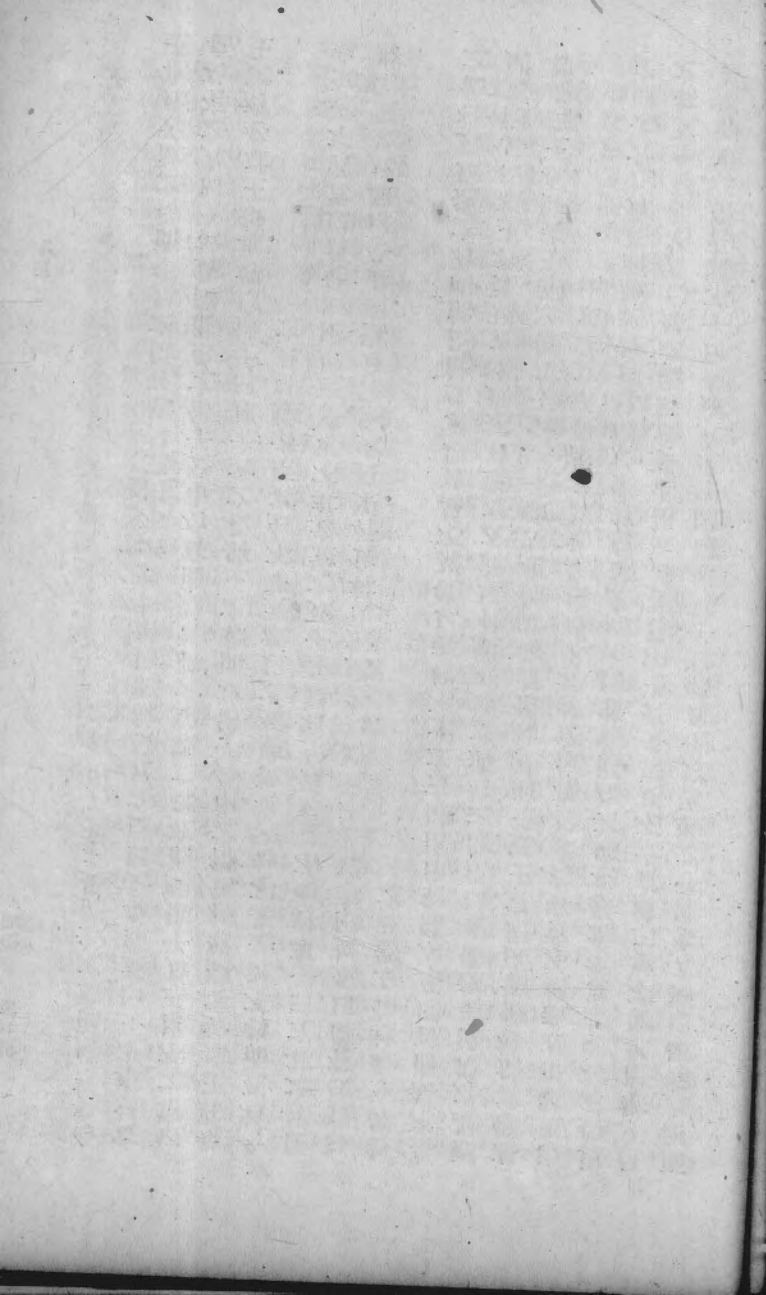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歇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歇之故。已

而使人謂歌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歌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歌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歌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於澤。食藻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郊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誅之。善之故書之。書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懼隱於中。惴惴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蠶屨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隰地盡草。養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



于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李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筓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筓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尙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尙存也。臣聞鳥獸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有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再拜受。後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牟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大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魯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筓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禍。門下僕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筓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筓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神敗之也。故君子羞讓利名。言利名尙羞之。況屈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令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爲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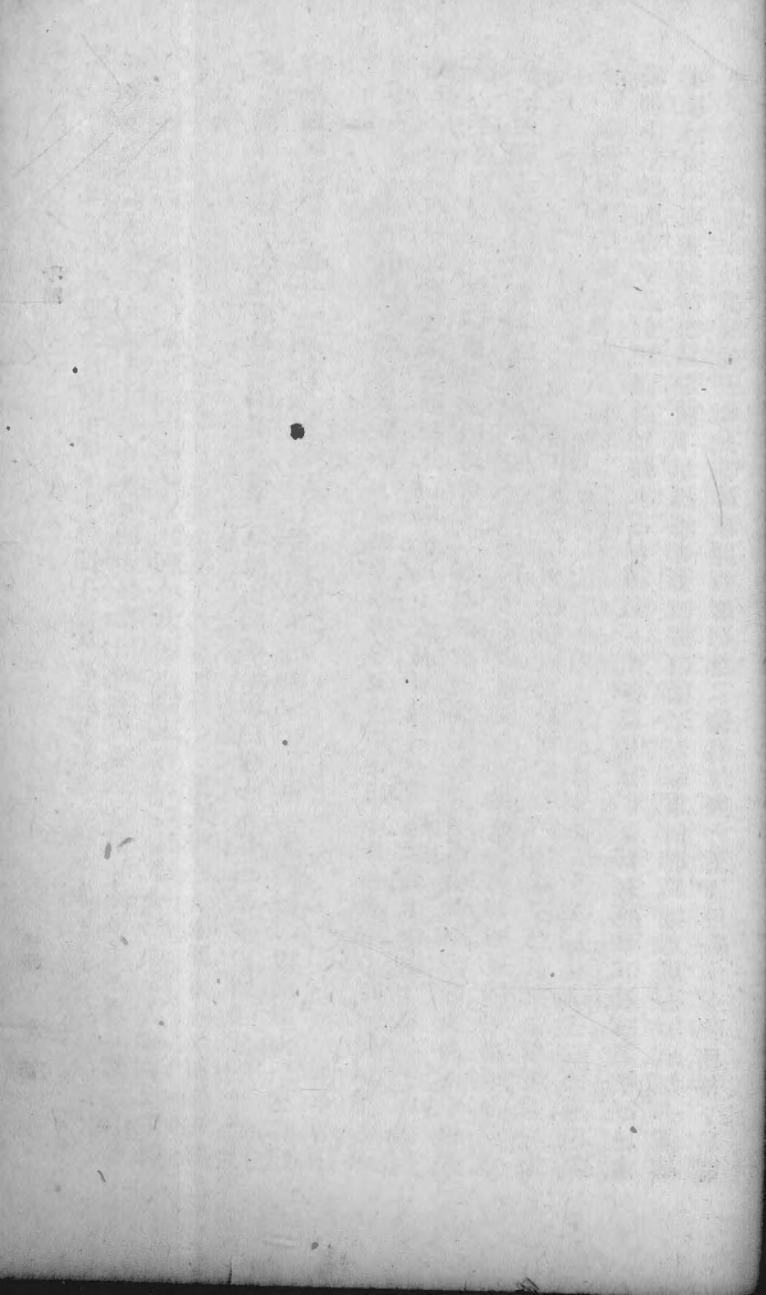
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以謂以狐亡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侍。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 說苑卷六

##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壓。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蚤。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蚤蚤。巨虛蚤蚤。巨虛見人將來。必負壓以走。壓非性之愛蚤蚤。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壓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道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莫敢失君臣之禮矣。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助我以道。說我以仁。彞流獲行。昭明我名。儲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刀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靡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具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嘗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飧自舍而饋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靈。餓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獲。旣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莫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癩。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

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間，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寧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冰。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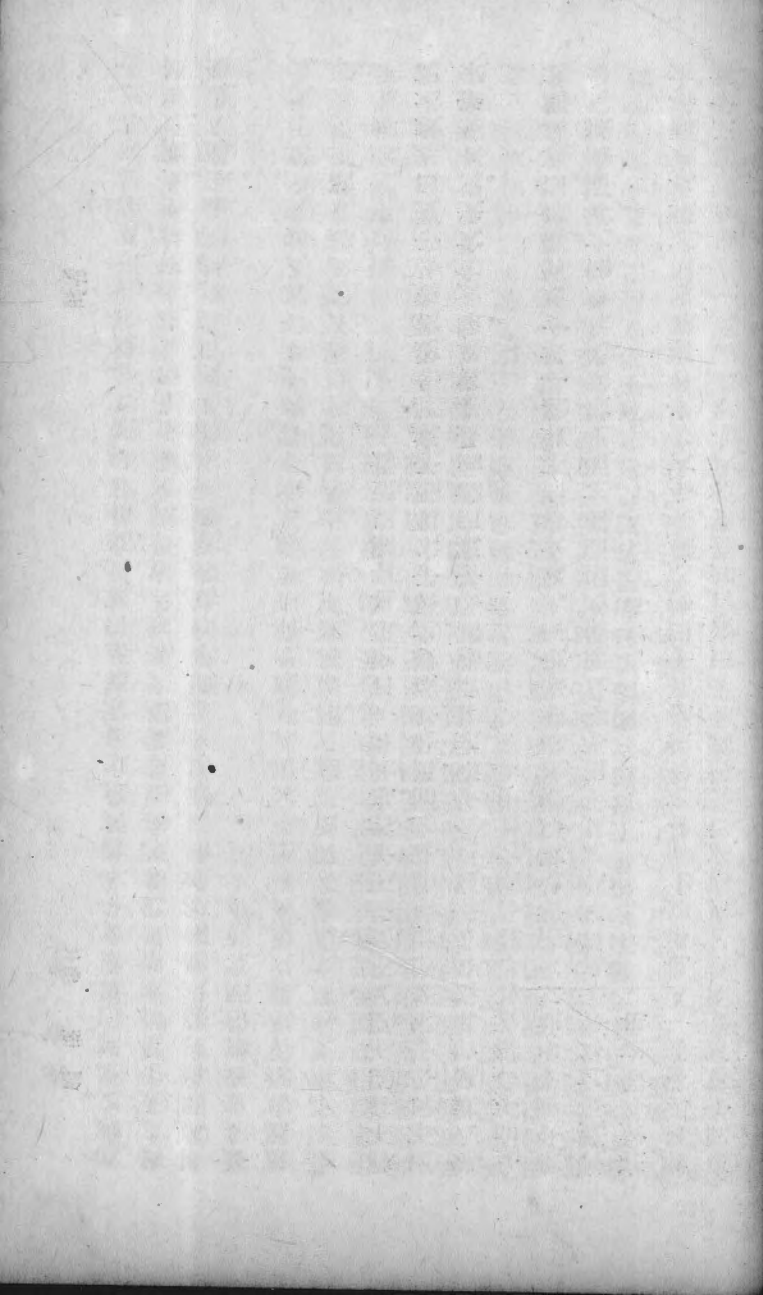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尙可爲泣。對曰。



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歌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歌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鞭扶織。織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 說苑卷七

##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協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協之。協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隕。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衛靈公問於史鱷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鱷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怨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嬌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夏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

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

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魯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謀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子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至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饜饑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饜饑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並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德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盡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當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節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僭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壤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主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可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可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察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